

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 / 丛书主编 许钧 呼延华

Z 追赶流星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追赶流星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解华 译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15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1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LA CHASSE AU METEORE

By Jules Verne

©1986 Societe Jules Verne,

1998 Les Editions Internationales Alain Stank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06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赶流星/(法)凡尔纳(Verne,J.)著;解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

(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

ISBN 7-5633-3575-7

I. 追… II. ①凡…②解…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36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625 字数:136千字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1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的话

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

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 20 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心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许 钧

2001 年 7 月 22 日于南京

目 录

第一章 马上婚礼	1
第二章 业余天文学家	13
第三章 发现火流星	24
第四章 写给天文台的两封信	35
第五章 筹备婚事	37
第六章 七嘴八舌	48
第七章 主仆交锋	58
第八章 推波助澜	69
第九章 愈演愈烈	80
第十章 各奔东西	86

第十一章	飞行速度在减慢	99
第十二章	对簿公堂	111
第十三章	国际委员会在纽约	122
第十四章	远征格陵兰岛	134
第十五章	异乡重逢	145
第十六章	救命恩人	158
第十七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170
译后记		175

第一章 马上婚礼

这是一个情节曲折、充满悬念的故事。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没有任何理由对读者隐瞒故事发生的地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城,不妨就叫它瓦斯顿城吧。另外需要向读者交待的是:瓦斯顿城位于波特马克河右岸的东面地区。也许有人还想进一步探询它的确切位置,甚至要在最详尽的美国地图上找寻她的踪迹,但这好像没有任何意义。

事情发生在那一年3月27日的早上。当瓦斯顿的市民穿过艾克斯特大街的时候,总能好奇地看到一个英俊的男子,骑着马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后来,他终于在立宪广场这个差不多城中心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个骑马的男子顶多30岁,个头较高,身体魁梧结实,头发褐色,下巴上长着棕色的胡须,五官端正,没有留髭须。从外表看,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佬,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身上那种高贵优雅的气质。他那件宽大的乌尔斯特大衣,长至小腿,潇洒地搭在马屁股上。那匹马儿步伐轻快,他的动作也显得敏捷有力。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敢做敢当的男子汉,在他的身上绝对找不到那种畏首畏尾、优柔寡断的性格。此外,有人还观察到,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急躁,即使是冷漠的外表也难以掩饰。

那么他为什么在那么一天,来到这个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谁记得曾见过他的小城?他来干什么?要在这儿转悠多久?无论如何,他不像是为了找一家旅店而特意赶到这里。关于这方

面,我们可以为瓦斯顿城作证,在美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游客不会找到比这里更热情的接待,更周到的服务,更可口的饭菜;另外,这里不仅应有尽有、方便舒适,而且价格适中。

这个陌生人看起来似乎不会在瓦斯顿歇脚,那么旅店的老板当然也不可能对他报以殷勤的笑脸。

当这位骑士一出现在立宪广场,那些旅店的老板就和站在门口迎客的伙计议论起来。

“这人打哪儿来?”

“从艾克斯特大街来的……”

“知道是哪里人吗?”

“据说,他是先经过威尔高斯郊区到这里的……”

“瞧他骑着马在广场上兜圈子足有半个钟头了……”

“他是不是在等什么?”

“有可能,看起来他有点不耐烦了……”

“您瞧他不停地往艾克斯特大街那边看……”

“可能有人要从那边过来……”

“那人是谁呢?男的还是女的?”

“他的体形确实不错……”

“他会不会有约会……”

“对,他有约会,但地点不是你说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人在约翰·鲍思家门前停住有三四次了……”

“约翰·鲍思先生可是瓦斯顿的治安法官……”

“也许这人是因为某个官司被传唤到庭……”

“他的对手却迟到了……”

“对!鲍思法官一定很快就让他们和解然后重归于好……”

“这个人应该是个精明的人……”

“也是一个诚实的人。”

骑马的男子来到瓦斯顿城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正如人们猜测的那样。他的确好几次停在鲍思先生家门前，只是没有下马。他一会儿看看大门，一会儿瞧瞧窗户，过一会儿又盯着房子正面的墙，上面写着四个字：“治安法庭”。后来，他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已经料到门槛内会有人出现。他那匹马已经很不耐烦了，不停地用蹄子蹬地。这个骑士似乎有些着急了。

旅店的人们看见他最后一次骑马停在法官家大门前。因为就在这时，法官家的大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平台上，平台下连着的台阶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

陌生人一看到这个男人，立刻脱帽致意，说道：

“我想——您是约翰·鲍思先生吧？”

“正是。”治安法官还礼答道。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只需要您回答‘是’或者‘不是’……”

“请说吧，先生……”

“今天早上是否有位小姐来过这儿，向您打听塞司·斯坦福特这个人？”

“据我所知没有……”

“谢谢。”说完，这位骑士又一次脱帽致意，然后掉转马头，向艾克斯特大街小跑着骑去。

故事说到这儿，大致有点儿眉目了。首先不用再怀疑这个陌生人和约翰·鲍思先生之间有什么关系；另外，根据他提出的问题推测，他就是那个塞司·斯坦福特，他有一个事先约好的约会，而且他是第一个赶来赴约的。既然我们有理由相信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那么这个刚刚已经离去的陌生人，会不会再也不回来了呢？

这陌生人到底是一去不返还是会再回来呢？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打赌，请不必大惊小怪，我们现在毕竟身在美国，在华盛顿城——这里有一群天性嗜赌的凡夫俗子，而且个个都是赌品极佳，极讲信誉的主儿。旅馆里的人，还有刚才广场上好奇地看热闹的，都已下了注，赌注从半个美元到五六个便士不等。等到结果出来，输者必定一分不差地掏出钱来，赢者也心安理得地笑纳。

至于那位约翰·鲍思法官，他只是目送着陌生人又一次向威尔高斯郊区骑去。这是一位哲人，一位智者。虽年不过半百，却人情练达、洞明世事。有人说，鲍思法官一来到世上就是一个智者和哲人。另外，他一直独身，这使他无所烦扰。他生在华盛顿，长在华盛顿，几乎从没离开过这座城市。华盛顿人都知道他没有任何野心，他深受司法界同行的尊重和爱戴。法律的公正精神是他行动的准则，他对待别人的弱点和过失总是表现得很宽容。他认为作为治安法官，他的职责就是应该尽可能将递交到他面前的案件处理得当，让那些走进他那简朴的法庭的仇人们变成朋友。他应该协调各方面关系，缓和各种矛盾，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交往轻松融洽。约翰·鲍思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治安法官，准确地说，在所有法官中，他是最出色的。

约翰·鲍思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之所以担任公职，完全是出于兴趣和本能，他从未想过要爬上司法界最高的权力宝座。他喜欢宁静的生活，也不愿打扰别人。他把所有人都看做自己的邻居，而且自己永远不能扰乱他们的生活。他睡得早起得也早。平时，他只读几个特别喜爱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有美国的，也有旧大陆的。报纸他只看本地的《华盛顿快报》，因为它风格亲切平实，各种社会新闻所占的版面超过政治新闻。他每天还要花大约一两个小时散步，途中总是频频脱下帽子同别人打招

呼,以至于他不得不三个月就换一顶新帽子。除去散步和处理公务的时间,他就待在自己安宁舒适的家中,拾掇花园里的花草。由于他的精心侍弄,花园里芳香四溢,娇艳醉人。

寥寥数句,只能对约翰·鲍思作简单描述,但法官先生的为人我们倒也了解了八九分。看来他并不太关心陌生人刚才来到他跟前所提的问题。如果这个陌生人问的不是法官先生,而是他的老佣人凯特太太,凯特太太肯定会刨根问底:好端端突然跑出来一个骑士或者一个女骑士要找什么人。她岂能不把那个塞司·斯坦福特弄个明白。当令人尊敬的凯特太太打听这个陌生人会不会在上午或者下午再来治安法庭时,鲍思先生甚至有点不高兴了。他决不能容忍那种好奇心和对他人的事说三道四。他至多只能对凯特太太网开一面,毕竟她年岁已高,尤其还是一个女人。是的,这就是法官先生,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人的出现、到来、接着又离去已经引起了广场上人们的某种不安。他关上院门后,又回到花园中,他的那些个鸢尾花、玫瑰、木犀草、天竺葵还等着他浇水呢。

不过那些好奇的人们可没有效仿他,仍然津津有味地窥探着陌生人的一举一动。

此时,陌生人已经走完了艾克斯特大街,来到威尔高斯郊区的地界。这条街道位于城市西侧,将威尔高斯和瓦斯顿城连了起来,位置十分重要。他停住马,但并没有从马上下来,就像在立宪广场时一样。他在马背上能看大约一公里远。他顺着那条通向斯第尔小镇蜿蜒曲折的小路望去,小镇位于波特马克河另一端,离他这儿有三公里远,远处的地平线上映出小镇钟楼的轮廓。他的眼睛徒劳地在小路上一遍遍搜寻着。看来他没有发现他要找的东西。那匹马开始很不耐烦地用蹄子踢腾着,但很快被他的主人制止了。

10分钟过去了,陌生人重新骑着马,沿着艾克斯特大街,第五次向广场慢慢骑去。

“总之,”他自言自语道,“她已对过表了,一点也不慢……约好是10点零7分,现在才刚刚9点30分……她从斯第尔到瓦斯顿和我从布瑞尔到瓦斯顿的距离差不多,大约只需要不到2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走完……路很好走,又不下雨,我不知道桥上已经长满了鲜花……但不会有任何困难和障碍……这种情况下她如果还错过了约会,这说明她根本没有我心诚……不过,守时是指准时到达,并不是提前到……而实际情况是我不守时,因为我比她提早了很多到达瓦斯顿,一个有条理的男人本不该这样的……可事实上,即使没有任何私情,出于礼貌我也会第一个前来赴约!”

沿着艾克斯特大街往城中心去的路上,他不停地念叨着这些话,直到马儿踏上广场的石子路才停下来。

显然,那些打赌他还会回来的人赢了。当他从一家家旅店门前经过时,那些赢了的人对他笑脸相迎,而那些输了的人只耸耸肩膀,算是打了招呼。

这时候城中的大钟响了10下,他停下马,从背心口袋中掏出表,也跟着数了10下,证实他的表和大钟分秒不差。

此时,离约会的时间——10点零7分,如果这第7分钟不算的话,只差7分钟。即使算上第7分钟,也只剩下8分钟了。

塞司·斯坦福和他的坐骑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又来到艾克斯特大街入口处。

街道上因为有了一些行人,渐渐热闹起来。有些人是往城外去的,对他们,塞司·斯坦福毫不留意,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进城的人身上,只要他们一出现在大道的尽头,就会被他的目光紧紧盯住。艾克斯特大街相当长,步行需要十几分钟;

如果是坐车或骑马,速度快一点的话,只要3分钟就能到达立宪广场。

但我们的骑士对那些步行者丝毫不感兴趣,甚至视而不见。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如果此刻步行从他身边经过,他也不会稍加注意。看来他要等的人不是骑马来就是坐车来。

但是她会来赴约吗?只剩下3分钟了,就是坐车也至少需要3分钟才能走完这条大街。可街尽头连个车轱辘也没有,别说摩托车、自行车,甚至汽车也见不到。除非一小时有80分钟,她或许可以提前赶到。

塞司·斯坦福特向艾克斯特大街最后看了一眼,他的眼睛里好像要喷射出火光来,与他擦肩而过时,仿佛可以听见他用异常坚决的声音对自己说:

“如果10点零7分她还没有到,我决不会娶她。”

然而,仿佛是对这个宣言的回应,一阵马蹄声从大街那头传来。好一匹骏马,一个年轻的女子骑在上面,动作稳健优雅。街上的行人纷纷散开,在塞司·斯坦福特面前让出一条路来,没有任何阻挡,她直通立宪广场。

显然,塞司认出了来者正是他苦苦等待的人。他的脸变得毫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一个手势,只是掉转马头,静静地向法官家大门口骑去。

那些好奇者又被弄糊涂了。这一次,为了观察,他们走得更近了,陌生人却丝毫没有在意。

很快,那女子也骑马赶到了广场。她的马——如雪似的白——也在法官家门口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陌生人脱下帽子向她行礼:

“向阿卡迪娅小姐问好……”

“也向您问好,塞司·斯坦福特。”阿卡迪娅优雅地鞠躬还礼。

简直难以相信,那些瓦斯顿人竟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这对陌生的年轻人,还在一旁交头接耳:

“如果他们到鲍思法官这里是为了打官司,但愿结果对他们俩都好。”

“这件事鲍思法官一定能搞定,否则他也不是聪明的鲍思法官了。”

“如果这两人都是单身,他们来这里成婚那真是皆大欢喜。”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塞司和阿卡迪娅似乎并不介意成为颇为尴尬的议论对象。

就在斯坦福特正准备下马去敲门的时候,门突然开了,约翰·鲍思先生又一次出现在门口。这一回,他的老佣人也跟在身后。原来刚才门前的马蹄声惊动了花园里的约翰先生,连厨房里的凯特太太也听见了。他们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塞司·斯坦福特于是没有下马,他对法官先生说:

“您是治安法官先生吗?”

“是的,先生……”

“我是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来的塞司·斯坦福特……”

“很高兴认识您,塞司·斯坦福特先生……”

“这位是阿卡迪娅小姐,从新泽西州的特恩顿来……”

“见到您非常荣幸,阿卡迪娅小姐。”

法官先生对塞司·斯坦福特已经观察很久了,现在他认真地打量起阿卡迪娅小姐来。

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非常迷人,大约 24 岁,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头发深栗色,她那细嫩的面颊并没有因一路风尘而略显憔悴;雪白的牙齿非常齐整。中等略高的身材,风姿绰约;步态轻柔灵活,十分优美。她的马也像斯坦福特的马儿一样,不停地踢踏着。阿卡迪娅穿一生长裙,戴着细皮手套的双手轻握缰

绳,她和那匹马配合得如此默契,动作是那样优雅。行家一眼就看出她是一个骑马的好手。这个女人有一种极为雍容的气度,还带有美国上流社会某种特殊的气质,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贵族气质吧——如果这种说法并不和美国人的民主精神相抵触的话。

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出生在新泽西州,只有几门远亲。她行动自由,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富有美国年轻人的冒险精神,一直过着一种和自己兴趣相符、自由自在的生活。几年前,她就开始旅行,曾游览过欧洲许多国家;她熟悉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罗马的风土人情。她向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描述自己旅行的所见所闻,而且用的是对方的语言。她是一个有知识的女子,她曾在一个已故监护人的引导下,受过非常严谨的教育。她甚至在生意方面也有很不错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理财能手。

刚才对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的背景交待也相应地——这个词非常确切——适用于塞司·斯坦福特先生。他也同样自由、富有,也喜欢周游世界,他几乎不在他的家乡波士顿定居。那年冬天,他寄宿在旧大陆的那家客栈里——他至今还记得那家客栈的招牌是用大号大写字母写的,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他那位爱冒险的女同胞。那年夏天,他重返故乡,在一个海滨浴场,许多富有的美国人举家去那里避暑,就在那儿,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又和他重逢了。共同的天性使这一对勇敢的年轻人靠近了,正如广场上那些好奇的窥探者尤其是女人们所说的那样,这真是天生的一对啊。这两个人都渴望游历名山大川,都急切地要亲临那些因为发生了某个政治或军事事件而引起普遍关注的地区……渐渐地这一对年轻人产生了结为终身伴侣的念头,这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并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想法应该不会引起任

何人的不理解,因为这将不再是两艘巨轮一同去乘风破浪,而是一艘巨轮,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一艘打造精良、装备整齐、管理完善的巨轮,她必将跨越五湖四海直至天涯海角。

是的,我们相信!这件事已不存在任何争论,塞司·斯坦福特和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来找这个城市的治安法官,只是按规定来办一些手续。是的,我们相信!他们俩在马萨诸塞和新泽西的主管部门那里已经办理了所有的法律手续,他们彼此约定在这一天(3月27号),这个时间——10点零7分,来到瓦斯顿城,为的是要完成一份契约,据过来人说,这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

现在我们再回到治安法庭,正如刚才所述,塞司·斯坦福特和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已经出现在治安法庭,鲍思先生仅仅问了一下这两个人为何到此。

“塞司·斯坦福特希望成为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的丈夫。”男士答道。

“阿卡迪娅·瓦尔克希望成为塞司·斯坦福特先生的妻子。”女子也答道。

法官先生一面对他们行礼,一面说道:

“塞司·斯坦福特先生,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我十分愿意为你们效劳。”

两个年轻人还礼致谢。

“那么,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对你们比较方便?”约翰·鲍思先生又问道。

“立刻……如果您现在有空。”塞司·斯坦福特说。

“因为一旦我成为斯坦福特太太,我们就离开瓦斯顿。”阿卡迪娅·瓦尔克小姐说道。

鲍思先生显得非常遗憾,因为全城的人和他都不能再让这